

秦漢簡帛名物考釋方法考論*

孫 濤

（青島）中國石油大學（華東）文法學院講師

摘要

秦漢簡帛名物考釋方法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維度：一是研究視角的選擇，包括（一）語言學視角，1. 文字形體上，注意辨析形近訛字（如「鼓」與「𪔐」、「𪔐戟」）、同形字（如「杞刀」）。2. 語法上，注意考察特殊語法現象（如「中淵」和「淵中」、「中杯」和「杯中」）。3. 語義上，注意詞語意義搭配協調（如「服弓」）。（二）歷史學視角，要注意考察名物所反映的歷史社會生活，闡釋其社會文化等意義（如「馬泉」）。二是考釋證據的使用，（一）注意「考古實物證據」的關鍵作用（如「𪔐」），（二）綜合使用多重證據（如「馬駢」）等。

關鍵詞：秦漢簡帛、名物、考釋方法

*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古文字編碼字符集研究（出土秦漢文字、民族古文字部分）」（22JJD740024）、山東省高等學校青年創新團隊發展計劃（2023RW018）。

A 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s of Famous Objects in Qin and Han Bamboo Slips and Silk

Sun Tao

(Tsingt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lecturer

Abstract

The methods for interpreting Qin and Han bamboo slips and silk artifact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dimensions: one is the choice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ing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including (1) in terms of textual form,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distinguishing between characters with similar or incorrect shapes (such as Gu, Chi and Qiji), and characters with the same shape (such as Qidao). (2) Grammatically, pay attention to examining special grammatical phenomena (such as Zhongyuan and Yuanzhong, Zhongbei and Beizhong). (3) Semantic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oordination of word meaning combinations (such as Fugong).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examining the historical and social life reflected by famous objects, and explaining their soci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such as Maquan). The second is the use of explanatory evidenc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key role of “archaeological physical evidence” (such as Jing) and the use of multiple pieces of evidence (such as Mayan).

Keywords: Qin and Han Bamboo Slips and Silk, famous objects, interpretation methods

傳統訓詁學研究以傳世文獻為主，其中名物訓詁占據重要地位，歷來為訓詁學家所重視，相關訓釋、辭書等研究成果豐碩。二十世紀以來，地不愛寶，出土秦漢簡帛大量發現，迄今為止包括十一種秦簡牘（如睡虎地秦簡、北大秦簡等地方文書）、十四種西漢早期簡帛（如馬王堆漢墓簡帛喪葬文書及典籍古書）、二十五種西漢中晚期簡牘（尹灣漢簡喪葬文書及典籍古書、敦煌漢簡等西北屯戍文書）、九種東漢簡牘（如五一廣場漢簡等地方文書）等，總字數約為九十五萬；按照性質可分為典籍古書和應用文書兩大類，而後者又可以分為屯戍文書、喪葬文書、地方行政文書等類別。在延續傳統名物訓詁研究的基礎上，結合出土文獻特徵，秦漢簡帛名物考釋漸成氣候，湧現出一批成果，可分為三個階段：（一）開創期：一九一四年《流沙墜簡》出版至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以西北屯戍文書名物研究為主，以王國維、勞榦為代表人物。（二）繼承與轉變期：新中國建立至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西北屯戍文書名物研究為主，陳夢家、于豪亮、陳直、裘錫圭的名物研究成果最為突出；同時，秦簡牘文書、漢墓喪葬文書、漢簡帛典籍古書等大宗出土文獻相繼發現，並經過初步的整理，其名物研究萌發。（三）發展與繁榮期：二十世紀八〇年代至今，西北屯戍文書名物研究進一步深化發展，漢墓喪葬文書名物研究進步，並逐漸形成了西北屯戍文書、漢墓喪葬文書兩大名物研究焦點，同時，秦漢簡牘地方文書、漢簡帛典籍古書名物研究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總體研究成果豐碩。從百餘年秦漢簡帛名物研究的實踐看，其涉及研究領域多、範圍廣，具有跨學科性，其研究對象既包括記錄名物的文字、詞語等語言現象，也包括名物所指的具象實物等物質資料、社會歷史等文化背景；其研究材料則包括文獻典籍、考古實物、民俗資料等多種資料。百餘年來秦漢簡帛名物考釋已經不自覺或自覺地使用諸多方法，但是全面系統的總結成果還未見。基於此，結合我們的名物考釋實例，本文嘗試探究相關方法論問題，尤其注意總結容易致誤的方面。總體上，秦漢簡帛名物考釋方法可以分為兩個不同的維度：一是研究視角的選擇，包括語言學視角、歷史學視角；二是考釋證據的使用，分論如下。

一 語言學之文字、詞語分析

語言學視角，主要是考察記錄名物的文字形體、詞語語法、語義等語言現象，這是名物考釋的基礎。其中值得關注的情況有三種：（一）文字形體上，注意辨析形近訛字、同形字。（二）語法上，注意考察特殊語法現象。（三）語義

上，注意詞語意義搭配協調。










（一）文字形體分析

1 辨析形近訛字

秦漢簡帛名物因形近而造成的訛字關係比較多見，如「冠」作「寇」、「釭」作「鈺」、「肺」作「脯」、「綉」作「絳」等，其中兩字皆跟名物相關，而且又形近而訛，兩者糾纏在一起多會誤釋。

懸泉漢簡見「豉」字：

（1）出錢百廿豉五斗。（懸〔貳〕90DXT0112③:75）¹

按：「豉」字形作，跟常見「豉」的形體不同。《說文·未部》：「豉，配鹽幽未也。从未支聲。豉，俗豉从豆。」「豉」形體結構是「从豆支聲」，兩漢簡牘多見該類「豉」字，如（張家山漢墓遣冊18）、（居新〔七〕EPW:78）、（五〔選釋〕61），例（1）「豉」左偏旁不是「豆」，該字不是「豉」。我們認為該字應即「鼓」字，西北漢簡「鼓」作（懸〔壹〕I 90DXT0110①:34）、（居新〔七〕ES（T119）·2）、（肩〔肆〕73EJT37:1547），其左偏旁「土」、「口」構件黏連，而共用一橫筆，因此才會作此例（1）形。從語境看，「鼓五斗」之「鼓」如字讀明顯不妥，該字應即「豉」的訛字，即「鼓〈豉〉五斗」。例（1）省略「買」字，原即「出錢百廿【買】鼓〈豉〉五斗」。西北漢簡多見「出錢～買～」的結構，如「出錢百七十，買脂十斤。」（居〔貳〕133.10）²「出錢八十，買吳斧。」（懸〔壹〕I 90DXT0109②:9）「出錢八十，買魚十頭。」（懸〔壹〕I 90DXT0110①:122）「出錢五十二，買雷刃二枚。」（懸〔壹〕I 90DXT0111②:16）「出錢四千四百卅，買帛十二匹，匹三百。」（懸〔壹〕I 90DXT0112②:115）等。³漢簡中「豉」、「鼓」形體相近，因此「豉」才會訛作「鼓」。同例如西漢晚期武威醫簡見「鼓汁」：「和以鼓（）汁。」（武醫·第一類簡15）「以鼓（）汁飲之。」（武醫·第二類簡54）整

¹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555。文中簡稱「懸（貳）」。







²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貳）》（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頁80。文中簡稱「居（貳）」，後文隨文標註頁碼。

³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311、373、393。文中簡稱「懸（壹）」，後文隨文標註頁碼。


理者指出：「『鼓』即『豉』之訛。『豉汁』應是豆豉汁。《名醫別錄》稱豉：『主傷寒頭痛，寒熱，瘴氣，惡毒，煩躁滿悶，虛勞喘吸，兩腳疼冷。』」⁴西漢中晚期西北屯戍漢簡中多見「豉」訛作「鼓」，而且多會誤釋，辨析如下：

肩水金關漢簡見「五豉」：

(2) 用君錢廿五豉脯。(肩〔壹〕73EJT10:407)⁵

整理者釋作「五豉」(頁300)，李洪財改釋作「王鼓」，認為是人名，⁶王錦城認為意義不明。⁷按：「豉」字形作，該字左偏旁是「豈」，右偏旁「又」應是「支」或「攴」的草化省體，該字確是「鼓」字。從語境看，我們認為「鼓」即「豉」的訛字，「豉」、「脯」都是食物，因此才共見。古書中「脯」、「豉」亦有共見，如《三國志·魏書·曹爽傳》「以侯還第」裴松之注引《魏末傳》：「令致米一百斛，並肉脯、鹽豉、大豆。」「五」字形作，肩水金關漢簡中「五」字或作此形，如 (73EJF3:87「五日」)、 (73EJT1:1「五月」)、 (73EJT4:144「五鳳」)、 (73EJT21:4「五十」)等。例(2)跟例(1)的內容類似，也省略了「買」字，完整句子是「用君錢廿五，【買】鼓〈豉〉、脯」。

(3) 鹽、豉各一斗，直(值)卅。(肩〔貳〕73EJT21:7)⁸

「豉」，整理者(頁23)、王錦城並釋作「豉」，⁹沈思聰釋作「鼓」，姚磊同此說。¹⁰按：「豉」字形作，該字確是「鼓」字，從語境看，應該是「豉」的訛字。「鹽」、「豉」皆是鹹味調味品，因此古書中常共見，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又《貨殖列傳》：「蘖曲鹽豉千答。」謝承《後漢書·羊茂傳》五四三：「出界買鹽豉。」《東觀漢記·宋弘

⁴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摹本、釋文、注釋》(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頁3。

⁵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中冊，頁300。文中簡稱「肩(壹)」，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⁶ 李洪財：〈肩水金關漢簡(壹)校讀劄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how.asp?Src_ID=1929，發表時間：2012年9月17日。

⁷ 王錦城：《肩水金關漢簡分類校注》(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年)，頁1089。

⁸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中冊，頁23。文中簡稱「肩(貳)」，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⁹ 王錦城：《肩水金關漢簡分類校注》，頁1101。

¹⁰ 姚磊：《肩水金關漢簡釋文合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頁179。

傳》：「常受俸得鹽豉千斛。」是其證。

居延漢簡見「鼓」：

(4) 鹽□□□、鼓一斗。(居〔肆〕465.6)¹¹

諸家皆缺釋作「□」，¹²《居延漢簡》釋作「鹽□□□、鼓一斗」(頁98)。按：「鼓」字形作𣎵，從殘餘字形看，該字實為「豉」字，如字讀，跟「鹽」同屬鹹味調味品。

敦煌漢簡見「鼓」：

(5) 掌者，食輒以時，付驗羴旄鼓采而已。(敦·馬圈灣170)¹³

諸家皆釋作「鼓」。¹⁴按：「鼓」字形作𣎵，據字形易知，該字非「鼓」字，而是「豉」字。「豉采」可讀為「豉菜」，秦漢簡帛多見「采」讀為「菜」，如睡虎地秦簡牘《秦律十八種·傳食律》179：「采(菜)羹。」整理者注：「菜羹，加鹽、菜的肉湯。」¹⁵嶽麓秦簡(壹)《為吏治官及黔首》20正：「疏食蓄采(菜)。」整理者注：「蓄采：乾菜。《呂氏春秋·仲秋》：『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高誘注：『蓄菜，幹苴之屬也。』」¹⁶西漢中晚期懸泉漢簡《四時月令詔條》59行：「務蓄采(菜)。」¹⁷皆是其證。古書中「豉」、「菜」常共見，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齊民要術·羹臠法》：「下菜豉鹽。」謝承《後漢書·韓崇傳》五五二：「唯菜茹鹽豉而已。」「羴旄」可能指羴羊和旄牛，「羴」又作「羴」，《說文·鹿部》：「羴，大

¹¹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7年)，頁98。文中簡稱「居〔肆〕」，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¹² 勞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頁592；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頁57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下冊，頁244；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八冊，頁62。

¹³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頁417。文中簡稱「敦·馬圈灣」，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¹⁴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下冊，頁226；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三冊，頁24；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頁417；白軍鵬：《敦煌漢簡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204。

¹⁵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釋文、注釋》(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60。







¹⁶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117。

¹⁷ 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7。

羊而細角。」段玉裁注引《山海經》作「麤」，《本艸》作「羚羊」。¹⁸桂馥《說文義證》：「麤，俗作羚。」¹⁹古書中「旄牛」、「麤羊」可共見，《山海經·西山經》：「（翠山）其陰多旄牛、麤、麝。」郭璞注：「麤，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間。」「付驗羚羊鼓采」可能說的是「交付檢查羚、旄、鼓、采（菜）」諸雜物。

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從器志》記載各種隨葬器物，其中見「栝戟」：

（6）筴（刺）戟三、橫戟三、栝戟二、鏃二，此皆以繒纏矜。（羅·從器志2-3欄）²⁰

整理者釋作「栝」，認為：「栝即檜。《集韻》：『檜，柏葉松身，或作栝。』《書》：『杙幹栝柄』。當指戟柄的質料。」²¹《中國簡牘集成》認為：「栝疑通『鈛』。《說文·金部》：『鈛，甬屬。』疑『鈛戟』為直刺與旁枝等長向上、甬形的戟。」²²王貴元認為所謂「栝」應該釋作「栝」：「當作『栝戟二』。漢代空心磚上有一種戟，其援部頗似兩刃栝（周到等：《河南漢代畫像磚》〔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圖4），兩刃栝在漢代畫像石上常見，認為專名是栝，《說文·木部》：『栝，兩刃甬也。』」²³按：「栝」字形作，其右構件下部明顯為「口」，而非「臼」，該構件應為「舌」而非「甬」，祇不過「口」右豎筆較長，跟「干」下橫筆黏連在一起。漢簡文字中「甬」或訛作「首」、「齒」，但跟「舌」的形體區別還是比較明顯的，如「舌」作（馬《合陰陽》107）、（馬《周易》61下），「甬」作（馬《蘇秦謂燕王章》54）、（肩72EJC.671）、（肩73ECC:14A）等，因此釋「栝」應該是妥當的。而且將「鈛」跟「甬」聯繫，認為「鈛戟」是「直刺與旁枝等長向上、甬形的戟」缺少文獻例證；所謂「甬形戟」的原圖形作〔附錄圖一〕，而漢畫多見的「兩刃甬」作〔附錄圖二〕，我們認為很難說兩者的形象是相似的。

¹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第二版），頁823。

¹⁹ 〔清〕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849。

²⁰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頁80。文中簡稱「羅」。

²¹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頁80。

²²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十七冊，頁1298。

²³ 王貴元：〈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木牘字詞考釋〉，《漢字與出土文獻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頁368。

我們認為「𠦒」讀為「銛」。「𠦒」、「銛」是同聲符字，自可相通。文獻中「銛」常訓「利」，並與「利」連文、對文共見。如《廣雅·釋詁》：「銛，利也。」《玉篇·金部》：「銛，銛利也。」《慧琳音義》「銛利」注引《文字典說》：「銛，銳利也。」《呂氏春秋·論威》：「銛兵利械。」又《簡選》：「兵械銛利。」《墨子·親士》：「今有五錐，此其銛，銛者必先挫。」畢沅引《漢書音義》：「銛，利也。」²⁴《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銛，利也。」同句《漢書》顏師古引晉灼注：「世俗為（謂）利為銛徹。」《戰國策·齊五·蘇秦說齊閔王》：「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鮑彪注：「（銛）《集韻》：『利也。』」《論衡·超奇》：「鋒不銛則割不深。」劉盼遂注：「銛，利也。」²⁵又《狀留》：「銛鋒利刃。」「銛」或作「鏐」，《史記·秦始皇本紀》：「鉏耰棘矜，非鏐於句戟長鑕也。」《集解》引徐廣曰：「鏐，一作『銛』。」同句《史記·陳涉世家》「鏐」作「銛」。王弼本《老子》第三十一章：「（兵者）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恬淡」，郭店楚簡本作「銛鑠」，馬王堆帛書甲乙本分別作「銛襲」、「銛隴」，裘錫圭認為：「龔」、「龍」皆讀為「功」，「襲」是從「龍」聲之字的形近訛字，「銛襲」又讀為「恬淡」，「銛功為上，就是說兵器以堅利為上」。²⁶劉樂賢認為：「『銛』仍當讀本字，是鋒利之意。《廣雅·釋詁》：『銛，利也。』其後一字，讀音與『淡』相近，這裏可讀為『鏐』或『剡』。《史記·蘇秦傳》：『強弩在前，鏐戈在後。』《正義》引劉伯莊曰：『鏐，利也。』」「『銛鏐為上』就是兵器以銳利為上。」²⁷北大漢簡《老子》第七十二章作「恬儻」，整理者括注作「銛鏐」，認為：「『銛』義為『鋒利』。」「《說文·金部》：『鏐，鋼鐵也。』『銛鏐』即鋒利的鐵制兵器。」²⁸值得注意的是文獻見「銛戈」，異文作「銛戟」。《戰國策·燕二·秦召燕王》：「強弩在前，銛戈在後。」范祥雍《箋證》：「鮑本、吳本『戈』作『戟』。案：《史記》『銛』作『鏐』。」²⁹「銛戟」之「銛」修飾「戟」，說明「戟」的鋒利程度，因此「銛戟」應該也可以作為戟名。這跟文獻中多見的「利劍」、「利刀」作為刀劍名的詞語形式一致。

²⁴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4。

²⁵ 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頁533。

²⁶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老子今研》（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頁39-40。

²⁷ 劉樂賢：〈談簡帛本《老子》的「銛鏐」〉，《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頁138、139。

²⁸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160。文中簡稱「北」。


²⁹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頁1707、1713。

2 辨析同形字

裘錫圭指出：「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就是同形字。」並將同形字分為三類：（一）分頭為不同的詞造的、字形偶然相同的字。（二）由於形借而產生的、用同樣的字形表示不同的詞的現象。（三）由於字體演變、簡化或訛變等原因而成為同形字。³⁰陳偉武較早專門討論過出土秦漢文獻中的同形字問題，總結出簡化、繁化、訛變、書寫方式四種原因。³¹秦漢簡帛名物也見同形字，需要辨析字際關係。

居延漢簡見「杞刀」：

（7）取杞刀、取白布單衣。（居〔貳〕155.13B）（頁132）

「杞」，原先諸家皆未釋，³²《居延漢簡》釋作「杞」（頁132）。按：「杞」字形作，該字右筆畫剛好跟簡籀重合，而且字形殘泐，從現字形看，「己」內部似乎有筆畫，該字實為「杞」字。秦簡牘中的「把」字，根據「巴」的形體特徵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巴」形，特徵是內部塗黑；第二類「己」形。西漢早期見第一類形體；西漢中期見第一類形體，而且是標準隸書，「巴」內部塗黑的部分或作一點；西漢中晚期「巴」也見第一類和第二類形體。東漢中期除了第一、二類外，又見第三類形體作「巴」形。據此易知，例（7）應即「杞」字，如果內部筆畫非殘泐痕跡則屬於西漢中晚期第一類形體。

秦		西漢早期	西漢中期	西漢中晚期		東漢中期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一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睡·法律答問5/ 日書乙種·十 二支占158		馬·養生 方15	北·妄稽 54	居新 EPT50: 140A	居新 EPT53: 237	五 (選釋)5	五 (選釋) 1262	五 (選釋)445

³⁰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頁279-288。

³¹ 陳偉武：〈戰國秦漢同形字論綱〉，《愈愚齋磨牙集——古文字與漢語史研究叢稿》（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頁198-205。

³² 勞榘：《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頁376；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頁254；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下冊，頁108；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六冊，頁126。

「杷刀」即「把刀」，文獻多見「把刀」，如謝承《後漢書·應奉傳》一八五：「賜奉錢十萬，駁犀方劍、金錯把刀劍、革帶各一。」按：「金錯把刀劍」應即「金錯把刀、〔金錯〕劍」。《藝文類聚》卷六〇《軍器部·刀》載晉張協「把刀銘曰：弈弈名金，昆吾遺璞。裁為把刀，利亞切玉」。《東觀漢記·鄧遵傳》：「詔賜鄧遵金剛鮮卑緹帶一具，虎頭鞞囊一，金錯五十辟把刀、墨再屈環橫刀、金錯屈尺八佩刀各一。」吳樹平校注引《玉海》云：「建初中，以佩刀、書刀賜馬嚴。又賜鄧遵金錯把刀、佩刀。」³³漢簡文例如「𠂔把刀一枚數𠂔。」（居〔肆〕551.43）（頁217）「𠂔羊把刀一寄張，張持刀置地，亡刀。」（居新〔二〕EPT50:70）³⁴「詳以所有把刀斫男子。」（五〔選釋〕5）「福復以把刀斫絜脅創二所。」（五〔貳〕447）「壽持所有把刀、矛各一。」（五〔叁〕990）「持把刀一，柘弩一張，赦持矛一隻，把刀一。」（五〔肆〕1262）「𠂔〔四〕百、把刀一，去汎調少曰𠂔𠂔。」（五〔伍〕1921）³⁵任攀認為「羊把刀」：「似指把柄或其首部是羊形的刀。」「把刀、佩刀有別，則『把刀』應指把柄較長便於把持的刀。」³⁶陸錫興認為：「把刀相對於佩刀而言，它不是佩掛於身，而是由人握持。在漢代畫像有握持把刀的景象。徐州小李村廟山東漢畫像石中戴冠侍者屈身雙手握持把刀，成都曾家包東漢畫像石中，戴幘的侍者恭敬跪坐捧握把刀。」³⁷按：「把」指單手握持。《說文·手部》：「把，握也。」段注：「握，以一手把之也。」《淮南子·繆稱訓》「無把之枝」，高誘注：「把，握也。」《廣雅·釋詁》：「把，持也。」《廣韻·馬韻》：「把，持也，執也。」《莊子·人間世》：「其拱把而上者。」司馬彪注：「兩手曰拱，一手曰把。」《孟子·告子上》：「拱把之桐梓。」趙岐注：「把，以一手把之也。」「把刀」名義應即「手把之刀」，同「手握之刀」，而且在實際生活中單手或雙手握持皆可。二〇一一年八月中國國家博物館新徵集到一件東漢永壽二年金錯把刀，該「刀全長

³³ 〔東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307；陳劍：〈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303-305。

³⁴ 張德芳主編，楊眉著：《居延新簡集釋（二）》（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501。文中簡稱「居新（二）」，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³⁵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頁3；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貳）》（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78；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叁）》（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73；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肆）》（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62；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伍）》（上海：中西書局，2020年），頁154。文中簡稱「五〔選釋/貳-伍〕」。

³⁶ 任攀：〈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赦贛等人劫詩林等案復原〉，《國學學刊》2022年第3期，頁98。

³⁷ 陸錫興：〈論漢代的環首刀〉，《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頁78。

79.8、刀身寬3、刀脊厚0.7釐米，原鐔部位置長0.9釐米。環首呈橢圓形，外徑6釐米，由嵌金幾何形卷雲紋飾組成。刀柄上殘存木質握手，上有織麻殘段，外有髹漆殘留，髹漆上還遺留有描金紋飾的痕跡。刀身上有木質刀鞘殘跡，鐔部以上、刀身兩側均飾有錯金流雲紋，間有羽飾，這種紋飾較為罕見」。³⁸其刀身銘文：「永壽二年二月濯龍造，廿濯百辟長三尺四寸把刀。鐵工劉滿，鍛工虞廣，削厲待詔王甫，金錯待詔灌宜，領濯龍別監唐衡監作，趨姚北主。」³⁹（見附錄圖三）田率指出：「『濯龍』為東漢的宮苑名，司馬彪《續漢書·百官志》云：『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續漢志》云：『濯龍，園名，近北宮。』李尤《德陽殿賦》：『德陽之北，斯曰濯龍。』濯龍園是東漢時期洛陽城內規模較大的宮苑，位於洛陽城的西北，可通北宮，內有濯龍殿、濯龍池。」「『濯』即灌煉澆鑄，是一種生鐵煉鋼的方法」，「『辟』與『褻』通假，《說文·衣部》云：『褻，輦衣也。』徐鍇《繫傳》曰：『猶卷也。褻，摺疊衣也。』褻，原指摺疊衣裙，借用在鋼鐵冶煉上，應指將鋼鐵材料多層積疊、反復摺疊進行鍛打」。「廿濯百辟長三尺四寸把刀」指「經過二十次灌鑄、百次鍛打的長三尺四寸的把刀」。⁴⁰這是漢代把刀的實物，而且該把刀有刀鞘明顯也是可以佩帶的，這充分說明把刀並非不能佩帶。

（二）語法分析

古漢語中多見語序對換的雙音節詞，一般稱作「同素逆序詞」。⁴¹秦漢簡帛也存在該類名物詞語，而且其中一些的意義完全相同，也即「同義同素逆序」現象。如「車薦」之{鞮鞢}，鳳凰山漢簡（M9遣冊18、M8遣冊169、M169遣冊55）、高臺漢簡（M6遣冊16）、張家山漢簡（M336遣冊37）「薄土」、懸泉漢簡（〔壹〕I 90DXT0110③:6）和鳳凰山漢簡（M167遣冊58）「薄土」、懸泉漢簡（〔釋粹〕103）「並塗」、居延漢簡（〔貳〕157.24A）「併塗」，皆通「鞮鞢」，其語序又顛倒作「鞮鞢」，即懸泉漢簡（〔釋粹〕255）「書薄」、（〔壹〕I 90DXT0110①:53）「土薄」。⁴²又如下一例：

³⁸ 田率：〈對東漢永壽二年錯金鋼刀的初步認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2期，頁65。

³⁹ 陳劍：〈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頁303。

⁴⁰ 田率：〈對東漢永壽二年錯金鋼刀的初步認識〉，頁68-69。

⁴¹ 曹先擢：〈並列式同素異序同義詞〉，《中國語文》1979年第6期，頁3-10；洪麗娣：〈古代漢語中同義異序詞的研究〉，《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頁43-46；伍宗文：〈先秦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頁85-99。

⁴² 裘錫圭：〈說「薄土」〉，《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50-51；伊強：〈漢簡名物詞考釋二則〉，《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433-438。

西北漢簡常見遠射兵器弓弩的各類構件，如弦、臂、機、弭、弣等，其中有構件{淵}，寫作「淵」：「五石承弩一，傷一淵。」（敦·馬圈灣765）（頁575）「六石具弩一，傷一淵。」（居新〔五〕EPT59:680）⁴³「□石具弩十，其四傷淵。」（居〔壹〕75.17）⁴⁴「七石具弩傷二無（弣）、一淵、二燕（弣）、一弣，可繕，今力三石卅六斤六兩。」（居〔肆〕353.1）（頁56）裘錫圭較早考證道：

《釋名·釋兵》：「弓……其末曰簫，言簫梢也。又謂之弣，以骨為之，滑弣弣也。中央曰弣。弣，撫也，人所撫持也。簫弣之間曰淵。淵，宛也，言宛曲也。」（引文據畢沅本）弣和燕之間弓體彎曲的部分就是淵。弩弓是橫張的。左右淵當分指弓體左右部的彎曲部分，左右弣不知是否分指從左右淵至弓的中心的兩段弓體。⁴⁵

《中國簡牘集成》引《釋名·釋兵》「弓」條，並解釋道：「淵指弓把和弓梢之間的兩個弧形部分，亦名肩。」「弓臂兩彎處。」「弓臂與弣之兩側間彎曲部位。」⁴⁶張德芳同此說：「淵，弓兩端叫簫，中央叫弣，簫弣之間叫淵，後作淵。」⁴⁷《玉篇·弓部》：「淵，弓上下曲中。」「淵」應該是{淵}的後起本字。根據文獻中的弓形制的記載，弓體左右對稱，中間內凹部分是手持處，即「弣」，左右兩端稱作「簫」，其繫弦處稱作「弣」，弓把和弓端之間的外凸彎曲部分，主要起蓄力作用，即「淵」。一弓之淵有左右兩個，所以西北漢簡中常見「二淵」、「兩淵」：「傷二淵，破弣。」（居〔壹〕5.6）（頁16）「三石具弩一，今力三石七斤，傷兩淵。」（肩〔肆〕73EJF1:21A+24A）⁴⁸「一力六石，傷兩淵各一所。」（肩〔伍〕73EJF3:404）⁴⁹又見「左淵」、「右淵」：「六石具弩傷左淵一所。」（居〔叁〕283.56+283.45）⁵⁰「弩一，右淵死二分，負五筭（算）。」

⁴³ 張德芳主編，肖從禮著：《居延新簡集釋（五）》（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424。文中簡稱「居新（五）」，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⁴⁴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年），頁229。文中簡稱「居（壹）」，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⁴⁵ 裘錫圭：〈漢簡零拾〉，《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頁89-90。

⁴⁶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三冊，頁99、第五冊，頁14、第八冊，頁13。

⁴⁷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頁557、645。

⁴⁸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肆）》（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中冊，頁279。文中簡稱「肩（肆）」，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⁴⁹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中冊，頁80。文中簡稱「肩（伍）」，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⁵⁰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叁）》（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年），頁219。文中簡稱「居（叁）」，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肩〔壹〕73EJT10:131)(頁260)「卒弩二，其一右淵□，一左淵□□。」(敦·馬圈灣1107)(頁650)「卒弩一，左淵不□一寸，一右淵□。」(敦·馬圈灣1091)(頁647)「六石具弩二，其一左淵□，一右淵破。」(敦·馬圈灣1079)(頁645)同時，又見「淵中」：

(8) 六石弩淵中殘三分。(居新〔七〕ESC:24)⁵¹

(9) 六石弩一，傷淵中一所。(居〔壹〕54.1)(頁173)

(10) 三石弩一，傷淵中二所，弱不可用。(居〔壹〕65.16)(頁205)

(11) 六石弩一，傷淵中，已作治。(肩〔肆〕73EJT37:1069)(頁170)

按：「淵中」即「淵的中間部分」。淵呈外凸形，中間部分受張力最大，因此最易破損。以上記載的應該就是淵的中部破損以及修理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敦煌漢簡又見「中淵」：

(12) 臨要隧(燧)戍卒賈設，承弩一，傷一中淵。(敦·馬圈灣689)(頁557)

例(12)直譯作：臨要燧戍卒賈設有備用弩一件，(其保存情況是)「傷一中淵」。根據弓的形制，我們知道，一弓之淵可以分「左淵」、「右淵」，但並沒有「中淵」，即「中間的淵」；弓的中間部分是弓把，稱作「弣」，西北漢簡多見該詞，寫作彊、撫、撫、撫、柎等字。我們認為最合理的解釋是例(12)「中淵」同「淵中」，「傷一中淵」即「傷一淵中」，指「損傷淵的中部」。(弓弩各部位名稱見附錄圖四)

「淵中」寫作「中淵」可能是書手誤書而導致的倒文現象，不過古漢語中類似「中淵」同「淵中」的語言現象相當多見。邢公畹較早對《詩經》中的此類現象進行了全面整理分析，⁵²其中有一部分例子是押韻的：

⁵¹ 張德芳主編，張德芳著：《居延新簡集釋(七)》(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739。文中簡稱「居新(七)」，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⁵² 邢公畹：〈《詩經》「中」字倒置問題〉，《邢公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頁332-339。

詩目	文例	注釋	押韻 ⁵³
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	毛傳：中谷，谷中也。	與木協
周南·兔置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	王先謙：韓「逵」作「馗」，韓說曰：中馗，馗中。 ⁵⁴	與仇協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	毛傳：中林，林中。	與心協
邶風·式微	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朱熹《詩集傳》：中露，露中也。	魚鐸合韻
鄘風·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毛傳：中河，河中。	歌部
小雅·菁菁者莪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毛傳：中阿，阿中也。	歌部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毛傳：中沚，沚中也。	之部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毛傳：中陵，陵中也。	蒸部
小雅·鴻鴈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毛傳：中澤，澤中也。	鐸部
小雅·沔水	鴝彼飛隼，率彼中陵。	《詩經注析》：中陵，陵中。 ⁵⁵	蒸部
大雅·桑柔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	鄭箋：視彼林中。	與譌協

「N—中」變換語序後作「中—N」，兩者的意義相同，而「中—N」之「N」是押韻的，因此很難判斷這些例子是當時語言的實際用例，還是「倒文以合韻」起到修辭作用的臨時變例。真正說明問題的是文獻中不押韻的例子，如下：

（一）中—處所名詞

1. 中谷—谷中。《詩經·王風·中谷有蓷》：「中谷有蓷，嘆其乾矣。」「中谷有蓷，嘆其脩矣。」「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毛傳：「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也。」鄭箋：「遇衰亂凶年，猶離之生谷中，得水則病將死。」

2. 中林—林中。《詩經·小雅·正月》：「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毛傳：「中林，林中也。」鄭箋：「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

3. 中鄉—鄉中。《詩經·小雅·采芑》：「于此中鄉。」毛傳：「鄉，所也。」高亨《今注》：「中鄉，即鄉中。」⁵⁶

⁵³ 押韻情況皆參考王力：《詩經韻讀》，《王力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2卷。

⁵⁴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45。

⁵⁵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564。

⁵⁶ 高亨注：《詩經今注》，第二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48。

4. **中田一田中**。《詩經·小雅·信南山》：「中田有廬。」鄭箋：「中田，田中也。」

5. **中原一原中**。《詩經·小雅·吉日》：「瞻彼中原。」朱熹《詩集傳》：「中原，原中也。」⁵⁷又《小宛》：「中原有菽。」毛傳：「中原，原中也。」鄭箋：「藿生原中。」陳奐《詩毛氏傳疏》：「『中原，原中』，謂原田之中，《爾雅》『可食者曰原』是也。」⁵⁸《國語·吳語》：「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韋昭注：「中原，原中也。」

6. **中野一野中**。《周易·繫辭下》：「葬之中野。」陳鼓應、趙建偉注：「中野，野中。」⁵⁹《荀子·王制》：「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蔣南華等譯「中野」作「原野之中」。⁶⁰《九歎·逢紛》：「行中野而散之。」黃壽祺、梅桐生注：「中野，荒野中。」⁶¹《史記·淮陰侯列傳》：「父子暴骸骨於中野。」馬王堆漢墓帛書《明君》6/409-7/410：「今操百洫（鎰）之璧以居中野。」⁶²北大漢簡（叁）《周馴》45：「是猶獨令三月之嬰兒處中野。」⁶³以上「中野」皆同「野中」，指曠野之中。

7. **中山一山中**。《荀子·富國》：「猶使處女嬰寶珠，佩寶玉，負戴黃金，而遇中山之盜也。」王天海《校釋》引朝川鼎曰：「中山，即山中也。猶《詩》云『中谷』、『中林』也。」⁶⁴蔣南華等注：「中山，山中。」⁶⁵

8. **中區一區中**。《後漢書·蔡邕列傳》載《釋誨》：「宣太平於中區。」《文選》陸機《文賦》：「佇中區以玄覽。」李善注引《漢書音義》張晏注：「中區，區中也。」謝朓《始出尚書省》：「中區咸已泰。」劉良注：「中區，中國也。」按：「中國」同「國中」，「中區」同「區中」，皆指國內。

9. **中囿一囿中**。秦《石鼓文·吳人》：「中囿孔□。」徐寶貴指出「中囿」即「囿中」。⁶⁶班固《東都賦》：「遂集乎中囿。」張銑注：「中囿，苑中也。」按：「苑」義同「囿」，「苑中」同「囿中」，指帝王遊獵園林之中。

⁵⁷ [南宋]朱熹集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186。

⁵⁸ [清]陳奐：《詩毛氏傳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四冊，頁100。

⁵⁹ 陳鼓應、趙建偉注譯：《周易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638。

⁶⁰ [戰國]荀況著，蔣南華等注譯：《荀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69。

⁶¹ 黃壽祺、梅桐生譯注：《楚辭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59。

⁶²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09。文中簡稱「馬」。

⁶³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126。

⁶⁴ [戰國]荀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469。

⁶⁵ [戰國]荀況著，蔣南華等注譯：《荀子全譯》，頁201。

⁶⁶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上冊，頁91。

10. **中國一園中**。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園中屏氛雜，清曠招遠風。」「園中」，李善本作「中園」。⁶⁷謝朓《直中書省》：「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以上「中園」同「園中」，指園圃之中。

11. **中水一水中**。《國語·吳語》：「夜中，乃命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韋昭注：「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也。」清華簡（柒）《越公其事》65：「中水以璽。」⁶⁸《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鳴鼓中水，以待吳發。」

12. **中河一河中**。《呂氏春秋·必己》：「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諸家譯「中河」作「河中」、⁶⁹「河中間」、⁷⁰「河心」。⁷¹《淮南子·說林訓》：「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諸家譯「中河」作「河中」、⁷²「河中間」。⁷³《鶡冠子·學問》：「中河失船。」孫人和指出：「《埤雅》十六引『中河』作『中流』。」黃懷信按：「中河，河中央。」⁷⁴

13. **中流一流中**。北大秦簡《禹九策之四》16：「范（泛）范（泛）若居中流。」李零認為：「范范讀汎汎，指泛舟水中。」⁷⁵《史記·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呂氏春秋·知分》：「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淮南子·說林訓》：「中流遺其劍。」

14. **中江一江中**。《呂氏春秋·忠廉》：「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諸家譯「中江」作「江中心」、⁷⁶「江的中流」、⁷⁷「江水中流」。⁷⁸《三國志·吳書·周瑜傳》「還保南郡」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梁書·王僧辯列傳》：「鼓譟大呼，合戰中江。」

15. **中澤一澤中**。《韓詩外傳》卷九：「有婦人中澤而哭。」孫立堯注：「中

⁶⁷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563。

⁶⁸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145。

⁶⁹ 〔戰國〕呂不韋門客編撰，關賢柱等譯注：《呂氏春秋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頁468。

⁷⁰ 陸玖譯注：《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頁461。

⁷¹ 朱永嘉、蕭木注譯，黃志民校閱：《新譯呂氏春秋》（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頁517。

⁷² 陳廣忠譯注：《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1014。

⁷³ 〔西漢〕劉安等著，許匡一譯注：《淮南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1035。

⁷⁴ 黃懷信：《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330。

⁷⁵ 李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頁46。

⁷⁶ 〔戰國〕呂不韋門客編撰，關賢柱等譯注：《呂氏春秋全譯》，頁332。

⁷⁷ 朱永嘉、蕭木注譯，黃志民校閱：《新譯呂氏春秋》，頁358。

⁷⁸ 陸玖譯注：《呂氏春秋》，頁321。

澤，澤中，水澤之中。」⁷⁹屈守元《箋疏》指出《事文類聚》及《合璧事類》引「中澤」作「澤中」。⁸⁰

16. **中道一道中**。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詰》(57背叁/110反叁—59背叁/108反叁):「票(飄)風入人宮而有取焉，乃投以屨，得其所，取盎之中道；若弗得，乃棄其屨於中道，則亡恙矣。」⁸¹《楚辭·九章·惜誦》:「魂中道而無杭。」《列子·黃帝》:「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楊伯峻《集釋》引《釋文》云:「中道，道中。」⁸²

17. **中途一途中**。《楚辭·九歎·逢紛》:「信中塗而叛之。」王逸章句:「塗，道也。叛，背也。……今信用讒言，中道而更背我也。」《文選》左思《詠史》:「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

18. **中路一路中**。《禮記·雜記下》:「中路嬰兒失其母焉。」《孔子家語·致思》:「孔子適齊，中路聞哭者之聲。」《文選》司馬相如《上書諫獵》:「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轂之變。」曹操《苦寒行》:「中路正徘徊。」江淹《班婕妤詠扇》:「零落在中路。」李善注引班婕妤《怨歌行》曰:「恩情中道絕。」按:「中途」、「中路」義同「道中」，指道路之中。

19. **中心一心中**。《詩經》中「中心」一詞共十六例，皆表「心中」義，如《邶風·終風》:「中心是悼。」《谷風》:「中心有違。」等。除此之外，表「心中」之「中心」多見於先秦兩漢文獻，不贅舉。

20. **中身一身中**。《戰國策·魏四·獻書秦王》:「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中身也。」鮑彪注:「腰，人之中身。」范祥雍箋證:「中身即要。」⁸³銀雀山漢簡《孫子兵法·九地》117:「擊汙(其)中身則首尾俱至。」傳世本《孫子》「中身」作「中」。⁸⁴馬王堆帛書《房中記》6:「用布扞(搯)搯中身及前。」10:「即取入中身空(孔)中。」11:「用布搯中身。」14-15:「用之以纏中身。」陳林指出:「中身即身中:身體的中部。此處是用陰莖所處的身體中

⁷⁹ 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頁476。

⁸⁰ 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頁781。

⁸¹ 彭浩等撰著:《睡虎地秦墓竹簡》,《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貳)(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419。

⁸² 楊伯峻:《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二版),頁83。

⁸³ 〔西漢〕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頁1414。

⁸⁴ 〔春秋〕孫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314。

部的位置（中身）來委婉地指代陰莖。」⁸⁵

21. **中座一座中**。《韓非子·外儲說右上》：「中坐，酒酣。」《後漢書·張霸列傳》：「若於中坐酒酣。」《列子·說符篇》：「中坐有獻魚雁者。」王強模注：「『中坐』，『坐中』之倒詞，意為在坐之中。」⁸⁶

（二）中—時間名詞

22. **中夜一夜中**。《楚辭·遠遊》：「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汪瑗《集解》：「中夜，夜半也。」⁸⁷《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夜潛泣。」《淮南子·道應訓》：「中夜，夢受秋駕於師。」

23. **中萼一萼中**。《鄘風·牆有茨》：「中萼之言，不可道也。」陸德明《釋文》引《韓詩》云：「中萼，中夜。」《廣雅·釋詁》：「萼，夜也。」《玉篇·宀部》：「萼，夜也。《詩》曰『中萼之言』，中夜之言也。本亦作萼。」《甲骨文合集》35344：「丁酉中彖卜。」14103：「𠄎中祿𠄎。」黃天樹指出「中祿」即甲骨文中表示「中夜」的詞語。⁸⁸安大楚簡《詩經·甬·牆有茨》85-87「中萼」正作「甬祿」，此「祿」通「萼」。⁸⁹

24. **中日一日中**。甲骨文多見「中日」即「日中」，指正午時刻，如《甲骨文合集》13613：「王疾首，中日羽。」21302：「庚寅雨，中日既。」28569：「中日往𠄎，不雨。」《小屯南地甲骨》42：「食日至中日不雨。」「中日至昃不雨。」等。⁹⁰

對於「中」前置的來源，邢公畹列舉侗台語族龍州土話中的「中田」、「中缸」、「中衙」、「中房」、「中坑」等同樣結構的詞語為證，指出：「我們細味《詩經》中『中林』等例的一點痕跡，依稀可以辨認出漢語和臺語在原始漢臺語（*Primitive Sino-Tai*）中的血緣關係。」⁹¹何樂士指出「中」是「引進與動作行為

⁸⁵ 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頁75。

⁸⁶ 王強模譯注：《列子全譯（修訂版）》（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212。

⁸⁷ 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1932。

⁸⁸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85。

⁸⁹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頁129。

⁹⁰ 馮時：〈殷代紀時制度研究〉，《考古學集刊》第十六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10-313；高嶋謙一：〈古代漢語中的「日中」和「中日」〉，《呂叔湘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頁259-266。

⁹¹ 邢公畹：〈《詩經》「中」字倒置問題〉，頁339。

有關的處所」的介詞之一，「『中·賓』，常用在動詞前面表示施動者的動作行為在何處發生或進行。意謂『在……中部』」。⁹²按：介詞「中」比較明顯的還有《禮記·曲禮上》「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之「中席」、「中道」、「中門」。根據我們上面所舉的例證，「中」的介詞用法的使用範圍還可以補充，「中夜」、「中葺」、「中日」等詞語說明「中」可以表示「引進與動作行為有關的時間」，表示「在某段時間的中間」。總之，在「N—中」結構中，「N」修飾方位名詞「中」，表示某一時間或空間的中間；在「中—N」結構中，「中」是引進時間和空間的介詞，說明在「N」的時間或空間的中間。在此情況下，「N—中」與「中—N」的意義相同，因此「中淵」、「淵中」同義，皆表示「淵的中部」。

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諸傷》見「衷梮」：

- (13) 令金傷毋（無）痛，取薺孰（熟）乾實，燭（熬）令焦黑，冶一；林（術）根去皮，冶二，凡二物并和，取三／指窠（最一撮）到節一，醇酒盈一衷（中）梮（杯），入藥中，撓飲（飲）。不耆（嗜）酒，半梮（杯）。（馬《五十二病方·諸傷》25/25-26/26）⁹³

周一謀、蕭佐桃認為：「衷，通中，即中等大小的一杯。」⁹⁴諸家皆從此說。⁹⁵「馬王堆集成」補充道：「衷通中之說可從。《武威漢代醫簡》80乙有『一小杯』的說法，與此同例。」⁹⁶按：「小杯」之證，似不密切。從馬王堆古醫書常見的詞語搭配來看，「一衷（中）梮（杯）」更可能是「一杯中」。同篇《五十二病方·諸傷》就多見「某酒+一杯中」，如8/8-9/9：「百草末八亦冶而【□□□□□□毀】一坭（丸）溫酒一音（杯）中而／飲（飲）之。」23/23-24/24：「取鼯鼠，乾而冶……長石、薪（辛）夷、甘草各與【鼯】／鼠等，皆合撓，取三指窠（最一撮）一，入溫酒一音（杯）中而飲（飲）之。」又《房

⁹²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上冊，頁421。

⁹³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頁220。

⁹⁴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頁63。

⁹⁵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頁353；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頁74；張雷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集注》（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57。

⁹⁶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頁220。

內記》37：「□□酒一桮（杯）中飲（飲）之□□□。」⁹⁷又見於新出土的天回醫簡，如《治六十病和齊湯法》63：「三指撮（置）溫酒一杯中。」⁸⁶：「以方寸匕取藥，直（置）溫酒一杯中。」⁹⁸因此，「醇酒盈一衷（中）桮（杯）」應即「醇酒盈一桮（杯）衷（中）」，指醇酒盛滿於一杯之中。此處「衷（中）桮（杯）」同「桮（杯）衷（中）」，也屬於「中」字結構的問題。

（三）語義分析

秦漢簡帛名物詞語搭配，要注意意義協調，符合名物性質，如下一例。秦簡牘見「服弓」：

（14）女十六人輸服弓。（里〔選〕10-1170Z）⁹⁹

（15）出炭廿七斤，以為服弓一。（里〔貳〕9-2231Z）¹⁰⁰

「服弓弩裏」：

（16）□□服弓弩裏二，裏各七尺，有殿入。（里〔壹〕8-2200Z）

（17）□□□服弓弩裏二，裏各七尺，有殿入。（里〔壹〕8-2186Z）¹⁰¹

陳偉認為：

服，讀為「箠」。裏，《說文》：「書囊也。」《廣雅·釋器》：「裏謂之帙。」王念孫疏證：「《說文》：帙，書衣也。或作裏。」這裏指裝弓弩的囊袋。¹⁰²

一九八六至一九八七年西安漢代未央宮中央官署遺址出土五萬餘枚刻字骨簽，其中「服」類骨簽見「服五石」（3.761）、「服六石」（3.41）、「服力六石」

⁹⁷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頁216、219。

⁹⁸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2022年），下冊，頁102、106。

⁹⁹ 鄭曙斌等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頁118。

¹⁰⁰ 陳偉主編，何有祖等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二卷，頁437。

¹⁰¹ 陳偉主編，何有祖等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一卷，頁442、441。

¹⁰² 陳偉主編，何有祖等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442。

(3.348)、「服弩力六石」(3.13359)、「服弩力八石」(3.14921)、「服力九石」(3.14849)等，整理者指出：「『服六石』應為『服力六石』省文，『服力六石』應為『服弩力六石』，故『服六石』亦應為『服弩力六石』省文。」並認為「服」讀為盛箭矢之「箛」。¹⁰³按：諸家多認為「服」通「箛」，沒有解釋「箛弓」、「箛弩」的整體意義。釋「箛」跟弓弩相關，看似合理，結合語義，實不妥當。首先，「服弓」或「服弩」明顯不是並列兩物而是獨立一物，「服」應該是修飾說明「弓」、「弩」的，但是在意義上，「箛弓」、「箛弩」難以搭配，因為「箛」是專門用來盛箭矢的，而不是盛弓弩的。《說文·竹部》：「箛，弩矢箛也。」《玉篇·竹部》：「箛，矢器也。藏弩箭為箛。」《周禮·夏官·司弓矢》：「中秋，獻矢箛。」鄭玄注「箛，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又「充籠箛矢。」鄭玄注：「籠，竹箛也。」我們認為「服」讀為「備」，文獻中兩字通假例甚多，¹⁰⁴因此可以相通。秦簡牘見「備弓」，「一人輪備弓。」(里〔壹〕8-2008)陳偉認為：「備，與『弓』連言，似應讀為『箛』。《周禮·夏官·司弓矢》：『中秋獻矢箛。』鄭玄注：『箛，盛矢器也。』」¹⁰⁵我們認為「備弓」如字讀即可，「備弓」、「備弩」之「備」即「備用」義，「備弓」、「備弩」指備用的弓、弩。西北漢簡守禦器中「承」字相當多見，一般表「備用」義。「糸承弦四。」(敦·斯二1610)¹⁰⁶王國維指出：「『承弦』未詳何物，但用糸為之，則非弓弩兩端繫弦之處，亦非機牙之鉤弦者，疑謂副弦也。《左傳》『子擊之，鄭師為承』，承者，繼也，副也。弦必有副，所以備折絕也。」¹⁰⁷諸家皆從此說，勞榦認為：「其弦之副者則曰承弦。」¹⁰⁸《中國簡牘集成》認為：「承弦，備用弦。」¹⁰⁹「承弦，承，繼也。承弦即備用弓弦，或稱副弦。」¹¹⁰李均明認為：「備用的弩弦，屯戍遺簡中稱之為『承弦』。」¹¹¹張德芳認為：「承弦，弓弩上備用之

¹⁰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未央宮》(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頁92、94、116。

¹⁰⁴ 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440；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584、585。

¹⁰⁵ 陳偉主編，何有祖等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頁417。

¹⁰⁶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三冊，頁225。「斯二」指「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簡牘」，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¹⁰⁷ 王國維：〈屯戍叢殘考釋〉，《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74。

¹⁰⁸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居延漢簡考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1960年)，頁49。

¹⁰⁹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五冊，頁31。

¹¹⁰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九冊，頁30。

¹¹¹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頁99。

弦。」¹¹²「承」還可用於「弩」，「官具弩七、承弩二。」（居〔壹〕10.37）（頁38）「承弩九。」（居〔叁〕283.13）（頁217）「承三石弩五□。」（居新〔六〕EPT65.353）¹¹³「三石承弩一。」（敦·馬圈灣688）（頁556）勞榦認為：「其弩之大別，有具弩，有承弩。具弩常用，承弩不常用。蓋承者，備繼之詞，猶言弩之豫備者，但取弩身，未全配置；而具弩者，配置已完可以立用，故言具矣。」¹¹⁴《中國簡牘集成》認為：「承弩，備用弩，漢代習用語。」¹¹⁵「承弩，備用之弩。」¹¹⁶張德芳認為：「三石承弩，承弩即備用之弩。」¹¹⁷此外，還有「備用盛弩囊袋」之「承弩幅」（居〔貳〕238.5+16）、「備用烽火」之「承苳」（居〔壹〕82.1）（頁245）、「備用烽火繩索」之「烽承索」（居〔壹〕49.3）（頁156）等。戰鬥過程中，弓弩、烽苳等守御器消耗較大，因此往往有備用件。總之，秦簡牘「服（備）弓」、漢未央宮骨簽「服（備）弩」之「備」跟西北漢簡「承」是同義異詞現象，皆表「備用」義。

二 歷史學之社會背景考察

歷史學視角，主要是考察名物所反映的歷史社會生活，闡釋其社會文化等意義。

居延新簡見「馬泉」：

（18）馬泉三百五十枚。（居新〔一〕EPT17:36A）¹¹⁸

（19）馬泉五千九百：出泉千，付令史良；出泉千，付殄北燧長郭詡；出泉千，付故武賢燧長杜買；出泉千，付候史徐嚴奉。出泉二百，捉萬歲士吏馮晏奉。出泉千，士吏陳哀賦故高沙燧長□宣。（居新〔二〕EPT40:11AB）（頁283）

（20）尉史鄭豐入馬泉四千，少千五百。出三千五□虜卒張□□。（居新〔二〕EPT40:37A）（頁293）

¹¹²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頁530。

¹¹³ 張德芳主編，張德芳、韓華著：《居延新簡集釋（六）》（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309。文中簡稱「居新〔六〕」。

¹¹⁴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之部·居延漢簡考證》，頁48。

¹¹⁵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三冊，頁88。

¹¹⁶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十冊，頁274。

¹¹⁷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頁556。

¹¹⁸ 張德芳主編，孫占宇著：《居延新簡集釋（一）》（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472。文中簡稱「居新（一）」，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楊眉考釋道：

馬泉：義不明。按，後世有稱「馬錢」者，為一種幣面鑄有馬圖案的銅錢。〔清〕馮雲鵬《金石索（四）·泉刀之屬》：「騷嫺馬錢，兩面如一，見于沛寧。背曰馬錢，兩面如一，見于曲阜。飛黃馬錢，背無文。渠黃馬錢，一面畫，一面字。」簡文「馬泉」或即「馬錢」，其稱名之由來不可知，亦未知和後世之馬錢有無淵源。¹¹⁹

按：「泉」即「錢」。《管子·輕重丁》：「今齊西之粟，釜百泉。」尹知章注：「泉，錢也。」《周禮·天官冢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鄭玄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于水泉，其流行無不徧。」《說文·貝部》：「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段注：「周曰泉，秦曰錢。在周秦為古今字也。」¹²⁰《周禮·地官司徒》：「泉府上士四人。」鄭玄注引鄭司農云：「故書泉或作錢。」賈公彥疏：「泉與錢今古異名。」《廣韻·仙韻》：「泉，錢也。」西北漢簡多見這一用字習慣：

- (21) 今見泉千八百卅五。(敦·馬圈灣4)(頁364)
- (22) 以私泉獨為糴(糴)穀(穀)。(敦·馬圈灣41)(頁380)
- (23) 拘(鉤)校敦德泉穀。(敦·馬圈灣226)(頁434)
- (24) 賣大驪以千泉，送乘豪長僑千泉。(敦·馬圈灣228)(頁434)
- (25) 𠄎𠄎毋窮大黃金為物，遺平即價流通可𠄎／𠄎〔𣎵〕(七)銖二十五物，銖卅十𣎵(七)，直(值)泉萬，重二十斤。(居〔叁〕225.42)(頁48)
- (26) 入償(貫)泉五萬九千九百。(居新〔二〕EPT2:19)(頁247)
- (27) 出賦泉千八百。(居新〔二〕EPT4:36)(頁271)
- (28) 第廿三部責泉千三百廿。(居新〔二〕EPT40:20)(頁288)
- (29) 出賦泉八百，付郡庫奉質直。(居新〔五〕EPT59:166)(頁295)

張德芳認為例(21)：「見泉即現錢……泉即錢的本名。王莽復舊，改錢為泉，為泉貨六品：小泉、么泉、幼泉、中泉、壯泉、大泉。」例(22)：「私泉即私

¹¹⁹ 張德芳主編，楊眉著：《居延新簡集釋（二）》，頁293。

¹²⁰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492。

錢。」例(23):「泉穀即錢糧。」例(24):「千泉即千錢。」¹²¹例(25)《中國簡牘集成》認為:「秦、泉,王莽時更『七』為『秦』,『錢』為『泉』。」¹²²孫占宇認為例(26):「泉,錢。王莽托古改制,據《周禮》改『錢』為『泉』。」例(27):「賦泉即賦錢,新莽時改『錢』為『泉』。此處似指月奉錢。」¹²³例(28)楊眉認為:「責泉,借貸之錢。泉,即錢,新莽時改錢稱泉。」¹²⁴例(29)尚從禮認為:「賦泉即賦錢,月奉錢,新莽時改錢為泉。賦錢為算賦錢,用於邊塞吏卒的俸賦支出。」¹²⁵西北漢簡以「泉」記{錢}的用字習慣並非簡單的音近相通,而是王莽托古改制的表現之一。西漢末年新莽居攝至天鳳年間,王莽共進行了四次貨幣改革:

第一次居攝二年(西元7年):

(居攝二年)五月,更造貨: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漢書·王莽傳上》)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漢書·食貨志下》)

第二次始建國元年(西元9年):

(始建國元年)乃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並行。(《漢書·王莽傳中》)

第三次始建國二年(西元10年):

(始建國二年)莽以錢幣訖不行,復下書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餽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百姓不從,但行小大錢二品而已。(《漢書·王莽傳中》)

¹²¹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頁364、380、434、435。

¹²²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七冊,頁11。

¹²³ 張德芳主編,孫占宇著:《居延新簡集釋(一)》,頁247、271。

¹²⁴ 張德芳主編,楊眉著:《居延新簡集釋(二)》,頁288。

¹²⁵ 張德芳主編,尚從禮著:《居延新簡集釋(五)》,頁295。

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值）各如其文……莽知民愁，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漢書·食貨志下》）

第四次天鳳元年（西元14年）：

天鳳元年，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乃令民且獨行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漢書·食貨志下》）

饒宗頤、李均明指出：「《漢書》所述新莽貨幣中的『錢』字，出土實物皆作『泉』，如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間洛陽西郊漢墓出土的新莽錢，見『大泉五十』、『小泉直一』、『貨泉』、『布泉』等，又見下文所述，與簡牘所見『錢』寫作『泉』用法合。」¹²⁶西北漢簡記載新莽時期的「泉（錢）」後一般直接加數詞，如例（19）-（29），這比較好理解，數詞指「泉（錢）」的幣值；同時也見「泉（錢）—數詞—枚」的結構，除例18之外，其餘如下：

（30）□泉五百，大泉五枚。（居〔叁〕240.26）（頁100）

（31）謙素上賈（價）一匹，直（值）小泉七百枚。（居新〔五〕EPT59:163）（頁293）

（32）王卿八泉二十五枚。（地86EJC:5）¹²⁷

例（30）「大泉」，謝桂華、李均明指出「大泉」即「大錢」。¹²⁸饒宗頤、李均明指出這是新莽貨幣之一，並引張燕昌《金石契》大泉母範四種為證，其中母範常書「大泉五十」四字。¹²⁹例（31）「小泉」，饒宗頤、李均明引張燕昌《金石契》小泉母範二種為證，其中母範書「小泉直一」四字。¹³⁰《中國簡牘集成》

¹²⁶ 李均明：〈新莽簡時代特徵瑣議〉，《文物春秋》1989年第4期，頁1-4；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頁114-115。

¹²⁷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地灣漢簡》（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頁190。

¹²⁸ 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評議〉，《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35。

¹²⁹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頁119。

¹³⁰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頁120。

認為：「小泉，泉即錢。」並引《漢書·食貨志下》文為證。¹³¹按：新莽時期，「大泉」的幣值有二：第一次（居攝二年）至第四次貨幣改革（天鳳元年）期間一直是「大錢一直五十」，第四次貨幣改革（天鳳元年）後，「大錢直一」，並逐漸禁止使用。因此例（30）「大泉五枚」的價值是「二百五十」或者「五」。新莽時期，「小泉」的幣值比較固定，第二次（始建國元年）至第三次貨幣改革（始建國二年）期間，一直是「小泉直一」。據此，例（31）「小泉七百枚」的價值是「七百」。例（18）、（32）「泉」後加「數詞一枚」，其中「泉」應該也是特指某一貨幣，但是新莽時期並無單稱「泉」的幣種，因此我們認為「泉」很可能是「大泉」或「小泉」的省略。

對於「馬泉（錢）」，我們認為其中的「馬」並非指貨幣形制，而跟買賣馬等經濟活動相關的錢。在古代「馬」是出行的重要工具之一，與其相關的經濟活動自然也很活躍。西北漢簡多見「馬錢」：

- （33）縣官馬泉（錢）少□□。（肩〔伍〕73EJT4H:77A）（頁112）
- （34）甲渠候長李長贛馬錢五千五百。（居〔貳〕143.19）（頁107）
- （35）甲渠候長李長贛馬錢五千五百。（居〔肆〕317.5）（頁13）
- （36）將軍從史當下之君所，取馬錢。（居〔壹〕72.4）（頁109）
- （37）宣十二月中，使妻細君持使償郭敞馬錢。（居〔貳〕145.1）（頁108）
- （38）馬錢五千三百，已入千二百付隧（燧）卒麗定少四千一百。（居〔貳〕206.10）（頁250）
- （39）第廿三候長趙棚責居延騎士常池馬錢九千五百。（居〔壹〕35.4）（頁219）
- （40）孝武皇帝兄弟子有屬籍在郡國者，賜馬各一匹，駟資馬錢十四萬。（肩〔叁〕73EJT26:31）¹³²
- （41）書曰：大昌里男子張宗責居延甲渠收虜隊（燧）長趙宣馬錢少四千九百二十，已（已）償宗馬也。（居〔叁〕229.1+2）（頁59）

例（33）「縣官馬泉」指中央政府給與的馬錢。這似乎說明政府會給與戍邊吏卒

¹³¹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十一冊，頁139。

¹³²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中冊，頁74。文中簡稱「肩（叁）」，後文隨文標注頁碼。

一定的錢，這些錢應該主要是用於買馬、養馬等跟馬相關的活動，西北漢簡大部分「馬錢」可能就是屬於這一情況。例（40）高一致認為：「漢代政府成規模給宗室賜馬之事凡兩見，即《漢書·元帝紀》載初元元年四月漢元帝詔『賜宗室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和漢元帝五年四月詔『賜宗室子有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似乎是漢元帝兩次賜馬宗室中的某一次具體實施細則。『駟資馬錢十四萬』，是朝廷對孝武皇帝兄弟子有屬籍在郡國者原本擁有的馬匹所『資』之錢。」¹³³鄔勛認為：「『賜馬各一匹，駟資馬錢十四萬』，應指賜馬執行時可用錢來代替。四匹馬折錢十四萬，計每匹折錢三萬五千。」¹³⁴王錦城認為：「該簡『一匹』和『駟』之間或脫『至』或『至二』數字，而『資馬錢十四萬』是說除賜馬一至駟之外，還賜錢十四萬。」¹³⁵例（41）案件大意指趙宣騎張宗的驛牝胡馬追塞外野駱駝，張宗的馬死在路上，張宗的馬價值七千，趙宣未完全賠償，還欠四千九百二十，即所謂「馬錢少四千九百二十」。另外，西北漢簡見跟「馬錢」平行的詞語現象，如「牛錢」，「牛錢少十一。」（肩〔叁〕73EJT25:15B）（頁45）「羊錢」，「當償府君羊錢。」（居新〔三〕EPT51:725）「粟錢」，「出子容所粟錢廿三。」（居新〔三〕EPT51:266）等。¹³⁶

綜上，西北漢簡所見記{錢}之「泉」是新莽托古改制的表現，「泉一數詞一枚」之「泉」可能是「大泉」或「小泉」的省略，「馬泉」指跟買賣馬等經濟活動相關的錢。

三 考釋證據的使用

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王國維《古史新證》提出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互證的「二重證據法」，¹³⁷該說深刻地影響了史學等研究，隨後徐中舒、饒宗頤等學者又提出「三重」、「四重」等「多重證據法」，將傳世文獻、出土文獻、考古實物及圖像、人類學和民族學等民俗資料等皆歸入證據來源。結合名物考釋實例，我們主要論述其中兩個方面：

¹³³ 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hanjian/6238.html>，發表時間：2014年8月23日。

¹³⁴ 鄔勛：〈讀金關漢簡三則〉，《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47。

¹³⁵ 王錦城：《肩水金關漢簡分類校注》，頁506。

¹³⁶ 張德芳主編，李迎春著：《居延新簡集釋（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頁587、486。

¹³⁷ 王國維：〈古史新證〉，《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3。

(一)「考古實物證據」的關鍵作用

作為考釋證據之一，「考古實物」可以作為補充證據，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也可以發揮「一錘定音」的關鍵作用，下面主要論述後者。

馬王堆三號漢墓遣冊見「彊」：¹³⁸

(42) 角弩一具，象幾（機）一，旂（遊）豹盾（幡），緹裏，績緣（緣）。(馬 M3 遣冊235/34)

(43) 弩矢十二，象族（鏃）。(馬 M3 遣冊236/35)

(44) 柝（弧）弩一具，象幾（機）一，越邽盾（幡），緹裏，李繡緣（緣）。(馬 M3 遣冊237/36)

(45) 弓矢十二，象族（鏃）。(馬 M3 遣冊238/37)

(46) 象戈一。(馬 M3 遣冊239/38)

(47) 象矛一。(馬 M3 遣冊240/39)

(48) 彊一。(馬 M3 遣冊241/17)¹³⁹

「二、三號漢墓」認為：「彊，《說文》所無。从弓、彊聲。似為箭具。音相近的字有勁、勍、惊、儻等。《說文》均釋為『強』或『疆』。故『彊』字疑指強勁的弓箭。」¹⁴⁰伊強明確將記「彊」簡歸入兵器類，指出將「彊」理解為「強勁的弓箭」缺乏文獻上的證據，「不過簡文『彊』从『弓』，大概與弓有關」。¹⁴¹「馬王堆集成」同意伊強的簡序調整意見，釋義則並引以上兩說。¹⁴²後來伊先生又做出新解釋：

從形符「弓」以及右旁「彊」的讀音考慮，大概可以讀作「彊（彊）」。彊所从的「彊」為見母耕部，彊為群母耕部，彊所从的敬則是見母耕部；

¹³⁸ 「彊」又見於清華簡《柒》《越公其事》，詳見孫濤：〈釋清華簡《越公其事》之彊〉，《簡帛研究二〇二二》（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頁60-67。

¹³⁹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頁250。

¹⁴⁰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49。

¹⁴¹ 伊強：《談〈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遣策釋文和注釋中存在的問題》（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頁56。

¹⁴²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頁250。

《急就篇》第十五章的「檠程」，學者們已指出即居延漢簡中的「桎程」。因此將「桎」讀為「檠」從古音說是可以講通的。《說文·木部》：「檠，榜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檠，弛弓防損傷，以竹若木輔於裏，繩約之，亦曰弣，曰秘，曰闕。」¹⁴³

按：我們同意釋「檠」說，伊先生主要列舉通假例證，補證如下：檠是校正弓弩之器，文獻多見，《荀子·性惡》：「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檠則不能自正。」楊倞注：「排檠，輔正弓弩之器。」《管子·輕重甲》：「彼十鈞之弩，不得蜚檠不能自正。」王念孫《讀書雜誌》：「《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蜚』字，當是『檠』字之譌。《說文》曰：『檠，輔也。』徐鍇曰：『輔，即弓檠也，故从木。』《說文》又曰：『榜，所以輔弓弩。』又曰：『檠，榜也。』『檠』、『榜』、『檠』三字皆从木，其義一也。」「排檠」同「蜚檠」。¹⁴⁴馬王堆帛書《明君》22/425：「務敬弓弩（弩），脩（修）車馬。」整理者讀「敬」為「檠」，並引《淮南子·修務訓》：「故弓待檠而後能調。」高誘注：「檠，矯弓之材，讀曰敬。」為證。¹⁴⁵《漢書·蘇建附蘇武傳》：「（蘇）武能網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注：「檠謂輔正弓弩也。」《說苑·建本》：「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東觀漢記·吳漢傳》：「（吳）漢常獨繕檠其弓戟。」《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操弓不反檠。」《文選》左思《魏都賦》：「弓珧解檠。」李善注引《金匱》曰：「良弓非勑檠不張。」檠或稱弣、榜、秘、閉、秘等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泰部》「弣」，「當訓弓輔也。凡弛弓則縛於裏以備損傷，用竹若木為之，亦曰檠，曰榜，曰閉，曰秘」。¹⁴⁶《說文·木部》「檠」段玉裁注：

《秦風》：「竹閉緄滕。」毛曰：「閉，紲；緄，繩；滕，約也。」《小雅·角弓》傳曰：「不善紲檠巧用，則翩然而反。」《既夕記》說明器之弓有秘。注云：「秘，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為之。」引《詩》「竹秘緄滕」。《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秘」。¹⁴⁷弓有秘者，為

¹⁴³ 伊強：〈馬王堆三號墓遺策補考〉，《出土文獻》第九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頁220。

¹⁴⁴ 〔清〕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1306。

¹⁴⁵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肆）》，頁112、113。

¹⁴⁶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第二版（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頁689。

¹⁴⁷ 此「紲」是縛繫義，而非弓秘，詳見汪少華：〈「紲」非弓秘〉，《中國古車輿名物考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24-227。

發弦時備頓傷。」引《詩》「竹韞緄滕」。合此言之，《禮》謂之「秘」，《詩》謂之「閉」，《周禮注》謂之「韞」，《禮》古文作「柴」，四字一也，皆所謂繫也。緄者，繫繫於弓之稱。緄，則繫之之繩。謂之繫者，正之也。謂之榜者，以竹木異體，從旁傳合之之言。¹⁴⁸

從出土文獻看，王國維等學者皆認為甲骨文「弣」字即「秘」之初文，本義指弓繫。¹⁴⁹段玉裁已指出「緄」是繫繫於弓之繩，西北漢簡所見「繫繩」、「繫弩繩」、「繫弩青／白繩」應即此物，如「繫繩廿四，不事用。」（居〔壹〕82.1）（頁245）「繫白繩少。」（肩〔伍〕73EJD:91A）（頁136）「繫弩繩少十一。」（居〔叁〕227.73）（頁54）「繫繩十四，賈（價）廿八。」（居〔肆〕317.24）（頁16）「繫弩繩卅二枚，直（值）六十。」（居〔肆〕326.6A）（頁21）「第九燧繫弩白繩卅二，完。」（額2000ES9SF3:14）¹⁵⁰「第十六燧驚（繫）弩青繩卅二，完。」（居〔貳〕166.1A）（頁164）陳直較早指出：「『繫弩』，正弩也。《漢書·蘇武傳》『繫弓弩』可證。」¹⁵¹初師賓明確指出繫是校正弓弩的工具器，繫弩繩是繫弩時綑縛弓、繫的繩索。¹⁵²諸家多從此說。¹⁵³為了維持弓弩的張力，弓弩之弦在不使用時要取下來，而為了保持弓弩的形制不變形就要用繩子綁上繫。西北漢簡所見「繫持」應即用「繫」來「保持」弓弩等兵器形制之意，¹⁵⁴如「兵弩不繫持。」（居新〔五〕EPT59:162）（頁292）「兵弩扁（偏）戾，不繫持。」（居新〔七〕EPF22:399）（頁520）「兵弩不繫持。」（居新〔七〕EPF22:689）（頁572）居延新簡還見繫正弓弩的工具，「敬（繫）弩椎、梃桺角。」（居新〔一〕EPT6:77）（頁387）初師賓指出繫弩椎是校正弓弩之器，梃桺角是匣式的較量弓弩之器。¹⁵⁵《中國簡牘集成》進一步指出「敬弩椎」即「繫弩槌」，繫弩槌、梃桺角均為測量、校正弓弩誤差和張力的工具。¹⁵⁶彭林考證典籍中「繫」實際分為兩類：一是製作弓弩時用的弓匣之「繫」，二是弓弩實際使用時用的輔弓之「秘」。¹⁵⁷弓弩是漢邊塞戰鬥常用的遠射兵器，而漢塞資源

¹⁴⁸ 〔東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頁464。

¹⁴⁹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九冊，頁1088-1106；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3283。

¹⁵⁰ 孫家洲：《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頁80。

¹⁵¹ 陳直：《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410。

¹⁵² 初師賓：《漢代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90。

¹⁵³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六冊，頁149。

¹⁵⁴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器集簿」初探》，頁101。

¹⁵⁵ 初師賓：《漢代塞守禦器備考略》，頁189-190。

¹⁵⁶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第九冊，頁96。

¹⁵⁷ 彭林：《弓繫與弓秘考辨》，《考古》2019年第1期，頁96-103。

短缺，防守任務重，兵器主要靠外郡供應，不大可能在漢塞現場製作弓弩，因此上面漢簡常見的「檠繩」、「檠持」、「檠弩椎」等詞語應該跟維修校正時使用的輔弓之「檠」相關。以上皆文獻例證，下面來看關鍵的考古實物。

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第三次發掘發現弓弩遺跡（出土編號G11:0023）：「在弩臂的兩側，各有一長方體的木條，通長46.5釐米，寬3釐米，厚4釐米。在木條上均勻分布有3個直徑為0.6釐米的圓孔。經測量，兩側的孔距離木條的兩端為1.5釐米，而中孔距離兩端兩孔的距離不一，分別為22釐米和20.5釐米。在南側的長方體的木條上方，弓與長方體木條之間還有一小長方形木塊。在北側的長方體的木條上也有一小長方形木塊，長5釐米、寬3.5釐米、厚3釐米。……另外，在弓上藤條纏紮層外還發現有繩子纏紮的痕跡，共3處，推測是和長方形木條上的小孔配合用來固定木條。」¹⁵⁸申茂盛指出其中長方體的木條即文獻中的檠，並解釋道：

弓檠是一個弓弩在鬆弛狀況下，以竹片或木條為之，置於弓背的內側以繩繫結的弓的一個輔助件，其用法是通過三個小孔用繩將檠與弓縛綁在一起，再用一個短的撐木支撐，形成一個三角形，將弓固定。其作用是：（1）可以通過檠木上繩子的鬆緊調節和其上小撐木位置的移動對弓背進行校正。（2）使弓在鬆弛狀態下保持不變形，另外也可以防備因不測的外力造成弓體損壞。（3）可以使弓弦處於鬆弛狀態，防止弓弦長期處緊張而受損。而在作戰時，則將檠木去掉，張弓迎敵。¹⁵⁹

申先生以考古實物立論，對「檠」的論述是可信的（見附錄圖五）。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實物有所謂「不知是何用途」的「木弓形器」，形制如下（見附錄圖六）：

木弓形器2件（南113、南168）。形狀、大小全同。木質，褐色漆，兩端平，俯視為長條形。側視30釐米長度平直，15.4釐米為較緩彎曲。平直的部分中層鑿空，形成平行的兩塊板狀。在平直的一端上面刻有兩道刻槽，近刻槽處鑽有徑0.3釐米穿透的孔。彎曲的一頭上面刻有粗細不一的三道

¹⁵⁸ 申茂盛：〈秦俑坑出土弓弩「檠」新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總陸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69-71。

¹⁵⁹ 申茂盛：〈秦俑坑出土弓弩「檠」新探〉，頁73。

刻槽，並在側面鉗有一徑0.3釐米未穿透的孔。全長55.4、寬3.4、厚4釐米。¹⁶⁰

結合秦檠出土實物的形制看，馬王堆三號墓出土所謂「弓形器」應該也是校正弓弩之檠（相關比較數據見下表一）。具體來看，馬王堆三號墓之檠的形制是弓形，這樣更適應弓的原來的結構。使用時，直接將檠的彎曲段卡在弓的彎曲處（即弣）即可，然後通過兩端的孔，用繩將檠直接捆在弓的上。彎曲一端的刻槽是防止繩子滑動的繩路，平直一端的刻槽則可以增加摩擦力，使檠能夠卡在弓臂上。¹⁶¹上引馬王堆三號墓之檠可能是在秦檠基礎上改進而來，因此製作更加精細，使用更加方便。將馬王堆三號墓遣冊「彊」釋作「檠」正可跟同墓出土實物「弓形」之「檠」互證，因此，伊先生釋「檠」說應該是可信的。據此，簡241/17「彊（檠）一」跟弓弩諸器相關，現在的簡序也應該隨之調整，可以排在弓弩諸物（238/37）之後。

表一 秦始皇陵兵馬一號坑及馬王堆三號漢墓之「檠」的形制數據比較表
（單位／CM）

出處	形狀	長	寬	厚	孔
秦始皇陵一號兵馬坑	長方體	46.5	3	4	3個／徑0.6／ 兩端中間各1個
馬王堆三號漢墓	弓形體	平直段30彎曲段15.4	3.4	4	2個／徑0.3／ 兩端各1個

（二）綜合運用出土文獻、傳世文獻、考古實物及圖像、域外漢籍、民俗資料等多重證據

懸泉漢簡見「馬駢」：

（49）馬駢十。（懸〔壹〕I 90DXT0112①:21）（頁419）

¹⁶⁰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頁233。

¹⁶¹ 檠之出土實物似乎不止考古報告所說的兩件木構件，還有其它構件（見附錄圖六）。關於檠的使用方式，還可以根據其它構件進一步細化。

按：傳世字書不見「駢」字，從語境看，「馬駢」是跟馬相關的名物。我們認為「駢」即「筓」，是記{筓}的專字。《說文·竹部》：「筓，搔馬也。」《說文繫傳》：「竹有齒，以搔馬垢汗。」《玉篇·竹部》：「筓，馬筓也，所以刮馬。」《集韻·談韻》：「筓，馬筓也，所以搔馬。」《廣韻·談韻》：「筓，刮馬篋也。」《正字通·竹部》：「筓，搔馬具。剡有銳義。今以鐵為之，如梳。」跟馬相關的字，多改換原義符作「馬」以新造專字，如居延漢簡（貳）101.4B：「可以祠馬騾。」（頁1）「騾」字書不見，應即「騾」，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日書·馬騾》156背：「馬騾祝曰：『先牧日丙，馬騾合神。』」¹⁶²劉樂賢指出「祈禱馬匹繁殖的祭祀而作的文章，叫『馬騾祝』。」¹⁶³此「騾」即「騾」改換義符「𠂔」作「馬」而新造的專字。肩水金關漢簡（肆）73EJT37.1386：「馬一匹，騾白牡𠂔」（頁211）。「騾白」即「赭白」，肩水金關漢簡（肆）73EJH2.3：「者（赭）白馬一匹。」（頁260）《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李善注引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駢，彤，赤也，即赭白也。」紅白相雜即「赭白」，此「赭」受「馬」的影響也改寫作「騾」。此「筓」同理，義符「竹」改作「馬」，聲符取「炎」旁，由上下結構變為左右結構，而寫作「駢」。一九九三年山東莒縣東莞出土漢畫像石，其中1號畫像石右側第三層的左側樹下繫一馬，右側站一人，腳下一水甕，手持器具，正在洗馬（見附錄圖七）。這是漢代洗馬形象。從文獻記載看，秦簡牘見搔馬具，睡虎地秦簡《法律問答》179：「當（倘）者（諸）候（侯）不治騷（搔）馬，騷（搔）馬，蟲皆麗衡𠂔（軛）鞅輦輶鞅（靽），是以炎之。」¹⁶⁴裘錫圭指出：

《說文·五上·竹部》有「筓」字，訓為「搔馬」。……「騷」、「搔」同音，簡文「騷馬」似當讀為「搔馬」。「治」字古訓「正」（《禮記·大傳》「上治祖禰」注：「治猶正也。」），訓「理」（《儀禮·喪服》「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注：「治猶理也。」）其意義與一般的「作」或「從事」有別。例如「不治室屋」、「不治宮室」，並不是說根本不要住房，而是說不好好整治住房。「不治騷（搔）馬」大概也不是指根本不搔馬，而是指不好好搔馬或搔馬不得法而言的。「騷馬蟲皆麗衡𠂔」，似當讀為「搔馬，蟲皆麗衡軛」。由於搔馬不得法，例如在接近車子的地方搔馬，搔馬之時馬身上

¹⁶² 彭浩等撰著：《睡虎地秦墓簡牘》，《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貳），頁474。

¹⁶³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頁312。

¹⁶⁴ 彭浩等撰著：《睡虎地秦墓簡牘》，《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壹），頁251。

的蟲就跑到衡軛等物上去了。¹⁶⁵

嶽麓秦簡（柒）第一組44正：「十九年八月辛丑，丞相請：恆以傳時疇司御、醫、鼓人、執瘳（劑）、鬻騷、醫之新傳不中識（試）者。」¹⁶⁶陳偉將「鬻騷」、「醫」連讀，並跟睡虎地秦簡「騷（搔）馬」聯繫起來，認為：「指獸醫或特指馬醫。」¹⁶⁷該說也可參考。「筓」指刷馬梳篦，除字書外，中國傳世古籍少見此物，而見於考古實物、域外漢籍、民俗資料等材料。陝西省寶雞市眉縣博物館藏「漢代龍紋鏤空馬篦」，通長十六點七釐米，寬五點四釐米，重一百克。博物館介紹「該篦子整體為扁條形，橢圓狀不規則首，方頸。首領上分佈有大小不等的不規則鏤孔，器身呈長方形，刻有鏤空龍紋圖案，未鏤空處鑄有密集的小尖釘，實用器，同期發現此類器物甚少。篦子是一種特殊的梳子，但是齒要比普通梳子更密，所以與傳統配套使用的梳子相比，篦子的梳頭功能主要是刮頭皮屑和藏在頭髮裡的蟲子，而銅馬篦則是專門用來梳理馬毛的梳子。」¹⁶⁸（見附錄圖八）這是漢代考古實物。日本最早正史《日本書紀》卷九《神功皇后》（西元720年）：「（新羅）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此記載朝鮮半島新羅王向日本神功皇后臣服，自願「春秋獻馬梳及馬鞭」。此「馬梳」可能是竹梳，這是因為「韓國的竹類分佈比較廣泛，漂陽郡是著名竹民具產地，每年舉行國家級活動——『竹鄉祝祭』，而「竹梳在日本具有神聖性、珍貴性文化內涵，並且是作為戰敗國繳納的國禮貢品，自然以竹梳為上乘」。¹⁶⁹四川岷江茶馬古道遺址石關寨，宋代專門招住官方人士的場所「官店」遺存馬廄之中，「每個馬槽兩邊，各立有木柱，上有橫樑，橫樑吊有鐵鍊馬繩，木柱上掛著馬梳和馬刷，專為拴馬和馬的梳理備用」。¹⁷⁰根據現代民俗實地調查，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地區蒙古族現在有養護馬的工具，包括用於清潔馬汗、梳毛去灰、洗刷馬身的馬汗刮、馬撓、馬刷（見附錄圖九）等物。¹⁷¹此「馬汗刮」、「馬撓」、「馬刷」跟「筓」的功能有一致之處，可能是「筓」後世分化而來。現代中外各類「馬梳」

¹⁶⁵ 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劄記〉，《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頁291-220。

¹⁶⁶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柒）》（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頁75。

¹⁶⁷ 陳偉：〈《嶽麓書院藏秦簡（柒）》校讀〉，武漢大學簡帛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 n/8746.html>，發表時間：2022年7月14日。

¹⁶⁸ 微信公眾號「眉縣博物館宣傳」：龍紋鏤空馬篦，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CLwxBM3iP73Dtnui N-0o3Q>，發表時間：2023年4月6日。

¹⁶⁹ 龔鈺文等：〈《記紀》與日本竹梳文化〉，《世界竹藤通訊》2018年第2期，頁47。

¹⁷⁰ 石清泉編著：《揭開石關寨的神秘面紗》（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21年），頁39。

¹⁷¹ 梅笑寒：《錫林郭勒盟蒙古族馬鞍具社會生命史研究》（恩施：湖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22年），頁33。

相當多見，不贅述。

四 結語

本文嘗試以考釋實例簡要論述了秦漢簡帛名物考釋中語言學、歷史學等研究視角的選擇、考釋證據的使用等問題。名物考釋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適合的考釋方法。一般來說，名物考釋首先由文字形體入手，然後訓釋詞語的基本意義，並且利用文獻記載、考古發現等多重證據考察形制、制度等問題，同時挖掘其歷史意義。各個方面著重點不同，綜合起來，才能「完全考釋」。

參考文獻

一 古籍

- 〔春秋〕孫 武撰，〔三國〕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戰國〕呂不韋門客編撰，關賢柱等譯注：《呂氏春秋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戰國〕荀 況著，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戰國〕荀 況著，蔣南華等注譯：《荀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
- 〔東漢〕劉 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
- 〔東漢〕許 慎撰，〔清〕段玉裁注，許惟賢整理：《說文解字注（第二版）》，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
- 〔西漢〕劉安等著，許匡一譯注：《淮南子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
- 〔西漢〕劉 向集錄，范祥雍箋證，范邦瑾協校：《戰國策箋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南朝梁〕蕭 統編，〔唐〕李 善等注：《六臣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南宋〕朱 熹集撰，趙長征點校：《詩集傳》，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清〕王先謙撰，吳 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
- 〔清〕王念孫撰，徐煒君等點校：《讀書雜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 〔清〕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第二版）》，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 〔清〕桂 馥：《說文解字義證》，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清〕陳 奂：《詩毛氏傳疏》，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

二 專書

- 天回醫簡整理組編著：《天回醫簡》，文物出版社，2022年。
- 王 力：《詩經韻讀》，《王力全集》第12卷，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王強模譯注：《列子全譯（修訂版）》，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
- 王錦城：《肩水金關漢簡分類校注》，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2年。
- 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漢長安未央宮》，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
-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撰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山東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
- 中國簡牘集成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簡牘集成》，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1、2005年。
- 白於藍編著：《簡帛古書通假字大系》，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
- 白軍鵬：《敦煌漢簡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15年。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 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壹、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2012年。
-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肩水金關漢簡（叁—伍）》，上海：中西書局，2013、2015、2016年。
-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地灣漢簡》，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甘肅簡牘博物館等編：《懸泉漢簡（壹、貳）》，上海：中西書局，2019、2020年。
- 石清泉編著：《揭開石關寨的神秘面紗》，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21年。
- 安徽大學漢字發展與應用研究中心編，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一）》，上海：中西書局，2019年。
- 朱永嘉、蕭木注譯，黃志民校閱：《新譯呂氏春秋》，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
-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 李 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選釋》，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貳—伍）》，上海：中西書局，2018-2020年。
- 屈守元箋疏：《韓詩外傳箋疏》，成都：巴蜀書社，1996年。
- 周一謀、蕭佐桃主編：《馬王堆醫書考注》，天津：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
- 周 到等：《河南漢代畫像磚》，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 周祖亮、方懿林：《簡帛醫藥文獻校釋》，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年。
-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 姚 磊：《肩水金關漢簡釋文合校》，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年。
- 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柒）》，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
- 陳鼓應、趙建偉注譯：《周易今注今譯》，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 陳廣忠譯注：《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 陳 偉主編，何有祖等撰著：《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二卷）》，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018年。
- 崔富章、李大明主編：《楚辭集校集釋》，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高 亨注：《詩經今注（第二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 高 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 陸 玖譯注：《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2年。
- 容 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北京：考古學社，1936年。
- 孫立堯注譯：《新譯韓詩外傳》，臺北：三民書局，2012年。
- 孫家洲：《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
- 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柒）》，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 張德芳：《敦煌馬圈灣漢簡集釋》，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
- 張德芳主編，孫占宇著：《居延新簡集釋（一）》，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德芳主編，楊 眉著：《居延新簡集釋（二）》，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德芳主編，李迎春著：《居延新簡集釋（三）》，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德芳主編，肖從禮著：《居延新簡集釋（五）》，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德芳主編，張德芳、韓 華著：《居延新簡集釋（六）》，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德芳主編，張德芳著：《居延新簡集釋（七）》，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6年。
- 張 雷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集注》，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17年。
- 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 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裘錫圭主編：《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 黃 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
- 黃壽祺、梅桐生譯注：《楚辭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黃懷信：《鵠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黃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勞 幹：《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二十一，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

勞 幹：《居延漢簡考證·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四十，1960年。

彭 浩等撰著：《睡虎地秦墓簡牘》，《秦簡牘合集（釋文注釋修訂本）》，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6年。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

楊伯峻：《列子集釋（第二版）》，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楊伯峻、何樂士：《古漢語語法及其發展（修訂本）》，北京：語文出版社，2001年。

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廣西貴縣羅泊灣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鄭曙斌等編著：《湖南出土簡牘選編》，長沙：嶽麓書社，2013年。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謝桂華等：《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簡牘整理小組編：《居延漢簡（壹—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4-2017年。

饒宗頤、李均明：《新莽簡輯證》，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5年。

三 論文

王國維：〈屯戍叢殘考釋〉，《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王國維：〈古史新證〉，《古史新證——王國維最後的講義》，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王貴元：〈廣西貴縣羅泊灣一號漢墓木牘字詞考釋〉，《漢字與出土文獻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申茂盛：〈秦俑坑出土弓弩「檠」新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總陸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

田 率：〈對東漢永壽二年錯金鋼刀的初步認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2期。

任 攀：〈五一廣場東漢簡牘所見赦贛等人劫詩林等案復原〉，《國學學刊》2022年第3期。

- 伍宗文：〈先秦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漢語史研究集刊》第三輯，成都：巴蜀書社，2000年。
- 邢公畹：〈《詩經》「中」字倒置問題〉，《邢公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 伊 強：〈談《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遣策釋文和注釋中存在的問題〉，北京：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 伊 強：〈漢簡名物詞考釋二則〉，《簡帛》第八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伊 強：〈馬王堆三號墓遣策補考〉，《出土文獻》第九輯，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 初師賓：〈漢代塞守禦器備考略〉，《漢簡研究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4年。
- 李 零：〈北大藏秦簡《禹九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5期。
- 李均明：〈新莽簡時代特徵瑣議〉，《文物春秋》1989年第4期。
- 李均明：〈尹灣漢墓出土「武庫永始四年兵車器集簿」初探〉，《尹灣漢墓簡牘綜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99年。
- 汪少華：〈「繼」非弓韜〉，《中國古車輿名物考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
- 洪麗娣：〈古代漢語中同義異序詞的研究〉，《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 陳 直：〈居延漢簡解要〉，《居延漢簡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陳偉武：〈戰國秦漢同形字論綱〉，《愈愚齋磨牙集——古文字與漢語史研究叢稿》，上海：中西書局，2014年。
- 陳 劍：〈結合出土文獻校讀古書舉隅〉，《新語文學與早期中國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 高嶋謙一：〈古代漢語中的「日中」和「中日」〉，《呂叔湘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
- 孫 濤：〈釋清華簡《越公其事》之彊〉，《簡帛研究二〇二二（秋冬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3年。
- 曹先擢：〈並列式同素異序同義詞〉，《中國語文》1979年第6期。
- 黃天樹：〈殷墟甲骨文所見夜間時稱考〉，《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馮 時：〈殷代紀時制度研究〉，《考古學集刊》第十六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
- 梅笑寒：《錫林郭勒盟蒙古族馬鞍具社會生命史研究》，恩施：湖北民族大學碩士論文，2022年。
- 陸錫興：〈論漢代的環首刀〉，《南方文物》2013年第4期。
- 彭 林：〈弓檠與弓韞考辨〉，《考古》2019年第1期。
- 鄔 勛：〈讀金關簡筭記三則〉，《出土文獻與法律史研究》第四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裘錫圭：〈讀簡帛文字資料筭記〉，《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裘錫圭：〈漢簡零拾〉，《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裘錫圭：〈說「薄土」〉，《裘錫圭學術文集·簡牘帛書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
- 裘錫圭：〈郭店《老子》簡初探〉，《老子今研》，上海：中西書局，2021年。
- 劉樂賢：〈談簡帛本《老子》的「銛鏐」〉，《戰國秦漢簡帛叢考》，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
- 謝桂華、李均明：〈《居延漢簡甲乙編》釋文評議〉，《漢晉簡牘論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
- 龔鈺文等：〈《記紀》與日本竹梳文化〉，《世界竹藤通訊》2018年第2期。

四 網路資料

- 高一致：〈讀《肩水金關漢簡（叁）》筆記（二）〉，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hanjian/6238.html>，發表時間：2014年8月23日。
- 李洪財：〈肩水金關漢簡（壹）校讀筭記〉，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929，發表時間：2012年9月17日。
- 陳 偉：〈《嶽麓書院藏秦簡（柒）》校讀〉，簡帛網，網址：<http://www.bsm.org.cn/?qinjian/8746.html>，發表時間：2022年7月14日。
- 微信公眾號「眉縣博物館宣傳」：龍紋鏤空馬篋，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CLwxBM3iP73DtnuiN-0o3Q>，發表時間：2023年4月6日。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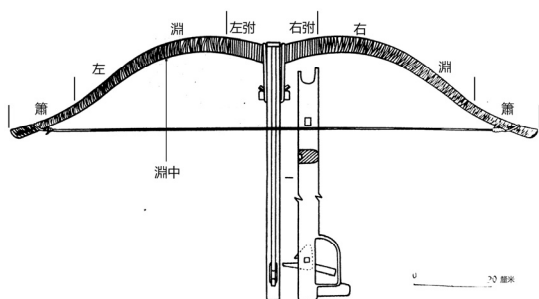
圖一 漢代畫像磚「功曹」¹⁷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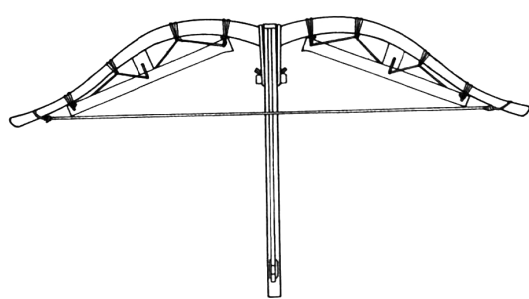
圖二 漢武梁祠畫像「夏禹持兩刃銑」¹⁷³



圖三 東漢永壽二年金錯把刀¹⁷⁴



圖四 秦始皇陵一號兵馬俑坑「秦弩」
(部位為筆者所標)¹⁷⁵



圖五 秦始皇陵兵馬俑一號坑「檠」¹⁷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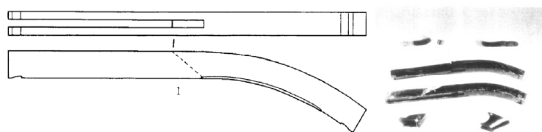
¹⁷² 周到等：《河南漢代畫像磚》（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圖4。

¹⁷³ 容庚：《漢武梁祠畫像錄》（北京：考古學社，1936年），下冊。

¹⁷⁴ 田率：〈對東漢永壽二年錯金鋼刀的初步認識〉，頁68圖1。

¹⁷⁵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始皇陵秦俑坑考古發掘隊編著：《秦始皇陵兵馬俑坑一號坑發掘報告（1974-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上冊，頁292圖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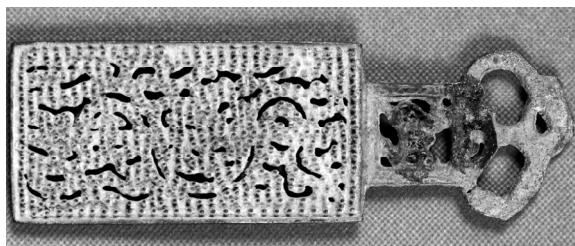
¹⁷⁶ 申茂盛：〈秦俑坑出土弓弩「檠」新探〉，頁73圖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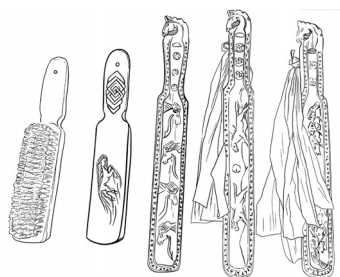
圖六 馬王堆三號漢墓「木弓形器」¹⁷⁷



圖七 山東莒縣漢畫像石¹⁷⁸



圖八 漢代龍紋鏤空馬篦¹⁷⁹



圖九 阿·斯琴製作馬汗刮、馬刷¹⁸⁰

¹⁷⁷ 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頁235圖119:1、彩版圖93:3。

¹⁷⁸ 中國畫像石全集編撰委員會編：《中國畫像石全集·山東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頁123圖140。

¹⁷⁹ 微信公眾號「眉縣博物館宣傳」：龍紋鏤空馬篦，網址：<https://mp.weixin.qq.com/s/CLwxBM3iP73DtnuiN-0o3Q>，發表時間：2023年4月6日。

¹⁸⁰ 梅笑寒：《錫林郭勒盟蒙古族馬鞍具社會生命史研究》，頁33圖1-11。